

荒

政

要

覽

荒政要覽卷之七

雲間俞汝爲輯錄

新安洪文衡

訂正

吳興閔夢得

荒後寬恤之要

人身尪羸初起五臟六腑無不受病或見榮
衛稍強不爲歲月之調護將一發不可復救
矣民生饑饉後何以異是如稍遇一二收成
便謂民生已安我治已足而愛養休息之意

漠然不知民艱萬狀隱瘼難悉困未蘇而棄
置如故甚而加督責之民病無生之日矣況
凋耗之餘施恩澤則惠易足警悟之新示
勤儉則教易入善後之宜可無講乎論

寬恤第七

問民疾苦

宣德五年庚戌三月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勅諭六部
都察院曰朕恭膺天命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孜孜保國圖治每食則思下人之饑
衣則思下人之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已和特

頒寬恤之令其速行之先是

上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助益遂命力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問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聖念及此在民之命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

齊政彙編卷之十一
恤者非止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累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司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紕民困之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可妄棄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石旱澇必由於此請戒

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
匠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
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致生嗟怨盈路此請命
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民而不能清察奸
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
行命卽草勅明旦頒行

超擢循良

大順四年庚辰冬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
北直隸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大旱蝗
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
辨民冤獄在萊州六年威惠大行遷湖廣左布政使
巡撫蘇州等處尤有聲遂擢左

兵部

天順六年壬午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
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以拯民爲已任不待
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
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
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蠲逋負

嘉靖四年乙酉正月

詔蠲免蘇松常帶征錢穀先是三原饑歲賦三十八
萬有奇令俟兩年後帶征巡按朱寔昌言凶災之餘
方值一稔卽輸辦歲賦猶難奈何復責宿逋重爲民
困允之

嘉靖五年丙戌以災免鎮江丹徒三縣原帶徵嘉靖

二年錢糧金壇縣帶徵已完特令改折四年兌軍米以蘇民困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巡撫鳳陽都御史龔耀䟽請免積欠鳳壽倉糧言淮安等府州縣連歲災傷戶口逃亡大半而錢糧照額科派積年逋負徒存虛數又將見在疲民代償日賤月削存者必逃逃者不返窮困之極恐釀他變乞將積欠鳳壽倉糧盡行蠲免庶凋殘少蘇逃移復業

上命戶部覆議行之

賑農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賑乏絕

季春之月東作方殷麥秋未至平居無事古人猶行賑給若在饑荒之餘則曰畝之

荒蕪農具之廢失牛種之缺乏上食之不繼必有參差不齊者若不偏加優恤爲斯民聚慮復業之本何以冀異日之豐登致比閭之樂利也

西漢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

者秋八月詔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

勿收責母令民出今年田租

朱准吉日王者之養民猶乳母之於嬰兒也饑

則哺之飽則怡之不令其有真癘之擾蚤蠹蚊蚋不得干其膚動靜之間務獲彼情方爲慈愛苟饑而不

乳患而不恤是豈爲母者之意哉保民若昭帝可謂
近之矣觀其一語一事英睿之氣象自別使天假之
以年其政又豈
居文景之下乎

永樂十八年庚子十月

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
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爲食

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
體竈釜傾什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
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
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

斗還宮若修築圩岸疏濬河道人夫乏食者驗口支給食用免致加倍舉債以爲兼併之利如此則農民有所存濟田野可闢官糧易完未敢擅便本日早同戶部兼部事禮部尚書胡濙等於左順門奏奉聖旨准他這等行欽此欽遵遂於蘇松常三府所屬長洲等十二縣各設濟農倉一所歛散有時儲蓄日增小民有所賴焉

濟農倉條約

勸借則例

一每歲秋成之際將商稅等項及盤點過庫藏布疋
照依時價收糴

一豐年米賤之時各里中中人戶每戶量與勸借一
石上戶不拘石數願出折價者官收糴米上倉

一糧長糧頭收運人戶秋糧送納之外若有附餘加
耗俱仰送倉

一糧里人等有犯遲錯鬪毆等項情輕者量其輕重
罰米上倉

賑放則例

一每歲青黃不接車水救禾之時人民缺食驗口賑借秋成抵斗還官

一孤貧無倚之人保勘是實賑給食用秋成不還

一戶起運遠倉糧米中途遭風失盜及抵倉納欠者驗數借與送納秋成抵斗還官

一開濬河道修築圩岸人乏食者量支食用秋成不還

一修蓋倉廩打造白糧船隻於積出附餘米內支給買辦免科物料於民所支米數秋成不還

稽考則例

一府縣及該倉每年各置文卷一宗俱自當年九月初一日起至次年八月三十日止將一年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明白結數立案附卷仍將一年人戶原借該還糧米分豁已還未還總數立案付與下年卷首以憑查取

一府縣各置版經簿一扇循環簿一扇月三十日該倉具手本明白註銷

戒侈靡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民可使富也

左氏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洪武三年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素絲其首飾釧鐲並不許

用金玉珠翠止用銀

洪武五年詔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

洪武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

洪武二十六年定官員蓋造房屋如一品二品廳堂

五間九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斗拱簷楠用青
飾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油及獸面擺錫環三品至
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用瓦獸梁棟簷楠用青碧
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
廳堂三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間三架
門鐵環庶民所居房舍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
拱及綠色裝飾

嘉靖八年題准士庶婚禮如問名納吉不行已久止
做家禮納采納幣親迎等禮行之所有儀物二家俱

母過求

嘉靖十八年題准士庶喪禮各稱家之有無以爲厚薄時忌致祭亦隨所有以伸追慕不以富侈不以貧廢巨家大族能遵禮以爲細民之倡者有司量加勸勵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詔中外嚴禁侈靡時禮科給事中查乘彝上言風俗浸侈始於世祿之家好作無益崇尚虛靡以蕩民心四方無藉之徒聚黨遊食以愚黔首誠敦倫圮教之

端蕪奸誨淫之地臣竊以爲欲天下太平在息盜賊
欲息盜賊在保善良欲保善良在明禮制禮制明則
人知節儉節儉則無求無求則廉恥立而禮義心生
奸盜原塞疏八

上詔中外嚴爲之禁

蘇軾曰小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
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
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
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

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

酒禁

文王誥教小子

小子之稱

有正

有官守者

有事

有職業者

無

毋同彝

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蔡沈曰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

專誥教之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

失也

盡執拘以

歸於周予其

未定辭

殺

蔡沈曰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

汝剛制於酒剛果用力以制之也羣飲者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當斬者皆

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丘濬曰先儒有言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於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之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噫茲言也凡酒之爲酒所以爲用及其所以爲害皆具於此矣有國家者可不

哉戒

萍氏

比其浮於水止

掌國之水禁幾酒

飲者非時

謹酒

使民節用酒

丘濬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宗其不節卽酒誥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卽酒誥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嗚呼

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爲物起風波於尊罍之中其溺乎人殆有甚于水焉周禮設官以萍人掌國之水禁而併付之以幾謹乎酒又作誥以示戒乎矣周之先王既設官以幾謹乎酒而天下化之以人其後子孫乃至於沈湎淫泆而天下化之以底於亂亡酒之沈溺於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司覈

音暴

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

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丘濬曰司覈市官之屬萍氏刑官之屬成周既設刑官以幾察

其飲酒之人然其所飲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嚴乃至於搏而戮之嗚呼古之聖王豈欲以是而禁絕人之飲食哉蓋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爲酒無之不至傷生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亂性禁之誠是也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

酒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後

元年詔戒為酒醪以靡穀血濟曰酺之為言布也王

會以為酺自古以來皆有酒禁而漢法無故羣飲酒

蓋鮮矣故於時和歲豐或賜酺焉夫禁其釀所以為

義賜之酺所以為仁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漢時去古

未遠猶有古意存焉後世縱民

之飲非仁也因而求利於義也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血濟曰酒酤之禁雖不

米穀不繼而一舉行釀酒造

麴之禁是亦賑荒之一策也

太祖高皇帝丙午正月禁種秫下令曰曩因民造酒

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
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而令農民
今歲無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
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嘉靖元年壬午禁京師民造酒淮安民造麴以戶部
言其靡費五穀致米價騰貴也

懲遊惰

霸州知州張需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其民遊食
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

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不則
下鄉至其戶薄斂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
惰者不一年俱以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民其
易如此

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蓋惡勞好逸者常人之情偷惰苟且者小人
之病上之人苟不明示賞罰以勸助之則何以獎其
勤勞而率其怠制倦音歟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
布謂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田不耕者出屋粟

謂罰以三家之稅粟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謂雖閑民猶當出夫稅家稅也閭師言無職者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
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
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
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
轉移執事

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
二曰樹藝

丘濬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後世浮民多矣游手不可肯度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

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農以生九穀園圃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材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藪

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蕃鳥獸工以足財用
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居則不可
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
以化治絲枲疏材婢僕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
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不可無閭民
以轉移執事蓋民有常產者有常心先王制民之產
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具此人心所以不離
渙也

丘濬曰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衣有口則必食有父

母妻子則必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事然後可
以具衣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爲人也是故一人有
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無
以爲生而他人亦無以相資以爲生上之人亦將何
所藉以爲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爲九
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
以一世之民不爲三農則爲園圃不爲虞衡則爲藪
牧否則爲百工爲商賈爲嬪婦爲臣妾皆有常職以
爲之生是故生九穀毓草木三農園圃之職也作山

澤之材養鳥獸虞衡藪牧之職也與夫飭化八材阜
通貨賄化治絲枲聚斂疏材豈非百工商賈嬪婦臣
妾之職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職任之常惟夫間民則
無常職而於八者之間得移執事以食其力焉雖若
無常職而實亦未嘗無其職也是則凡有生於天地
之間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若
內若外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
而無其產如此則人人有以爲生物物足以資生家
家互以相生老有養幼有教存有以爲養沒有以爲

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違乎以務外不左道以惑衆不羣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有天下國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職哉

施藥餌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四月

上製濟疫小飲三方頒所司遵用濟民

詔施藥餌時都城疫癘盛行死者枕籍禮部左侍郎孫承恩請命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依按方術預備藥餌施給以濟貼危

上從之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

命施藥於朝天宮

上諭掌詹事府掌事吏部尚書郎孫承恩錦衣衛指揮使陸炳曰方此春時民多疾疫朕體上天好生之命令爾等施藥於朝天宮用以溥濟羣生宜如諭行旣而承恩奏邊方軍民亦宜救療乃復命錦衣千戶同道錄司官齋赴宣大山山西等處會同撫按官立法給散務俾均霑玄惠以廣同仁之義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夏四月京師大疫

命發藥救之仍贍給米穀是日雷始發聲先是

上諭禮部曰今春雨澤固降雷未發聲勅臣工同加
修省至是諭賑疾疫雷乃發聲

招流亡

嘉靖十三年甲午巡按古隸御史李禊上言鳳陽連
歲旱疫民多亡徙請勅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
以牛種督勸耕墾仍免其逋負歲稔則量加賑濟部
議此法當通行天下從之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詔天下有司招撫流移復業給與牛具種子俟年豐
抵還有能開墾閒田者蠲賦十年從山東巡按劉廷
儀奏也

孝景元年詔口閒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
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丘濬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
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

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
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
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丘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
荆湖之人觀之則荆湖之民異於江右自江右之人
觀之則江右之民殊於荆湖自朝廷觀無分於荆湖
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世
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

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爲養也江右之人羣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今請立爲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自其爲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在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則

其供詞具其已里定爲版冊見爲某人主戶見當
某處軍匠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官齎冊親詣
所居供報既同卽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爲見戶俾與
主戶錯居其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
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曠夫則戶口日以增
矣江右有贏田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
蕃民生寬力役一視同仁之道也

贖養男女

附諭民不舉子女

管子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

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九年
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
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
子者故天權失八地之權皆失也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血濟曰飢饉之年民多鬻子天下皆然而難以北山
之惠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
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成豐之時雖以千
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遇凶荒
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
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偕亡而無益
也然當此匪餓之餘疲癘易至相染過者或不之顧
縱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

餓殍盈途死屍塞路有司言者臣等竊以賑濟之
大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
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

永樂八年庚寅十月勅令天下被災去處人民典賣
子女者官爲給鈔贖還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
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
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
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闕者

蘇軾與朱鄂州論不舉子書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遺此今俗人區區了眼前事務過不取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回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必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卒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呶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

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
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旣旬日有
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
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
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
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
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
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
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

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克若客戶則及其地主
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
其勢足相舉譽容而不言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
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
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調之人非木石亦
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
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家言殺

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
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
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
於雪活壯夫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
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
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感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
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
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
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

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

講禦薦饑

荒後成熟寬恤政行民間復業安生最懼惟在薦饑然禦之無出預備諸條官司盜往事之失修備修禦爲法必周人情經艱窘之餘勤農節財趨教必遠所貴當事者熟講而力行之此時上下積儲俱空墜歲尤急慎毋以泄泄失之也

荒政要覽卷八

雲間俞汝爲輯錄

潯陽王演疇

訂正

武林翁汝遇

遇荒得失之鑒

上天以億兆之命寄之天子

朝廷以一方之命寄之有司任土地人民之托不能
竭蹙心力救民於饑饉責將誰諉然則一民
之死非歲凶殺之長人者殺之也儒者止論

人事而餘慶餘殃易有明訓感應之理百無
一變我

成祖文皇帝嘗輯爲善陰騭一書頒布天下此卷師
其意採諸書荒政之得失者列爲殷鑒有二
君子可以惕然思矣論得失第八

救荒善政四十九條

信公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百里奚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
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而
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
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
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前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
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春秋之時鄭饑禾及麥民病子皮餼國人粟戶一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爲上卿宋饑
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宋無饑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

皆得國乎

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河陵遣博士等分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饑民免其厄者具

以聞

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餓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

今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貧民開倉賑給六
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廩之永初二年遣光祿大夫
馮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廩貸流民

或晉烈宗太元四年三月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
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
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唐太宗時關中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
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

天下其略曰若使百姓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兩民大悅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肝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曰歲蝗不爲哉

儀鳳間王方翼爲肅州刺史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郡民或餒死皆重繭疋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渠薄其直以濟饑瘵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之

淫其地

董煟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弼令樵休

停擾莫若脩堤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田山
然租賃民間蘆場或柴篠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
民樵採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
全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濟應細民

代宗廣德中歲大饑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

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紘說曰以君之才宜

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之墅

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寒且餒乎縉憾之由是

坐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

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刺史或弔之復曰

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尚書

董煟曰官職自有定分以

巧得之不若拙而見稱於後世蕭復以墅奉宰相豈不立取富貴不發觀察使儲粟豈至削停刺史然一時齟齬其後亦爲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之分雖巧何益也後之賑濟者但當誠心爲民可行卽行一已利害非所當計

元和聞南方旱饑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

中用帛一匹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

輩當體此意

憲宗元和七 years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李絳對曰御史欲

爲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爲本民間有災當
急救之豈可復疑卽命速蠲其租

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郡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
之坦曰所部土挾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
復來益困矣旣而商米輻湊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宋明道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楊
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可貸於民至秋復
收取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饑民遂若薦饑
無所收取孰任其咎上以難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

民自當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帝卽命發廩貸民

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其租不俟報

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甲爲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之國馬以芻藁可矣祥符中澶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租者所傷不多望勿受其訴真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及六

朕以災沴蠲租正爲貧民下戶豈以多少爲限耶獨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戒之

仁宗嘗謂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千萬斛且屢經尙閔而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自償昨使安撫始以事聞不爾則民間之弊無由上達其悉蠲

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司契丹流民其令ハハ送唐鄧襄汝州以閒田處之仍令所過人日給米二升初河北轉運司言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上謂輔臣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賑救之故

降是詔

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
刑部郎中鍾離瑾爲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
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
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爲瘞埋已檢於
外外聽近輸官權停州縣配率其經水倉庫營壁亟
脩完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爲給遺防監
亡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
能任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

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慶曆七年以旱避正殿詔中外臣寮指陳當世切務
又下詔曰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咎於人不若
降災於朕辛丑祈雨炎日却蓋不御是歲江東大饑
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謂吏曰國宗
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寤
之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
北蝗澇時霸州文水縣不依編勅告示災傷百姓狀

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爲言上曰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爲親民民無災傷尚當存恤況有災傷而不爲受理豈有心於恤民乎

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左歎懇恤盡罷侍甲方田等事以謂愛地力亦荒政急務宜卽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卽位以來累年豐稔今之旱暵但當益脩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上三三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

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於是中書脩奏請蠲減賑恤
熙寧八年正月詔曰方農作時雨雪頗足流民所在
令州縣曉諭丁壯各願歸鄉者并聽結保經所屬給
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州縣毋
輒強逐

王堯臣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以法當死
堯臣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
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真宗時陳從易知處州
時歲饑有持杖盜發困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活

千餘人

政和七年九月手詔州縣邊糴以私境內殊失惠養
元元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紹興中福建帥臣奏乞措置拯濟事高宗曰拯濟
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
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之鄉雖幽僻去處

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沾實惠矣

黃燭曰賑濟當及鄉

村常於義倉論之詳矣然嘗聞蜀道寇作臨汝戾嘯
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右
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七
二三各令有五母難二母疑牀上有百錢甌中有數

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蓋賑濟不及村落其弊如此高宗論拯濟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所謂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歟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復何所惜

淳熙八年勅浙西常平司奏本路去歲旱傷輕重不均均在法五分以上方許賑濟今來逐縣各鄉都分有分數不等若以統縣言之則不該賑濟若據各鄉都

分有旱至重去處則理當存恤除已遂一從實括責
五分之上量行賑濟五分之一量行賑糴得旨依

耀州大旱野無青草卑仲游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
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賑
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歡然按省
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鄰境流
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
所發粟盡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

滕達道知鄆州歲方機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後

淮南東京皆大饑達道獨有所乞米名城中富民與
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
城外廢管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
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竈器用皆具以
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民至如歸上遣工
部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陣
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用活者凡五萬人

吳遵路賑濟民旣俵米卽令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却
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比

至嚴冬雨雪市無來薪卽依元價貨鬻官不傷財民再獲利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出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價終不能平大抵臨事須當有術臣謂此非特能止騰踴亦以陳易新之法也

韓琦論自來常平倉遇年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出糶之時令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

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唯足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每日五升或一斗故民受實惠甚濟饑乏卽未曾見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斗者前賢處事精審如此臣謂穀可留而米不可久留若過三年已上則不可食不於饑荒之時糶錢他日易新則終化埃塵而已

彭思永通判睦州會海水夜敗台州城郭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思永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思永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瘁溺死者

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域無完舍思永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憇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舍畢人復安其居思永視故城頽壞僅有彷彿思爲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諭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

元祐三年冬頻雪民苦寒多有凍死者呂公著爲相

日與例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米炭遣官數十分
置場於京師賤鬻以惠貧民又出內庫錢十萬緡委
開封府官吏遍走閭閻周視而賑之又遣官按視四
福田院存撫丐者給以日廩須春暮而止農民貸種
糧流移在道者所過州縣存恤寓以官舍續其食流
配罪人隨所在寄禁亦委官吏安存之或爲饘粥湯
藥以救疾或爲芟屋紙衣以禦寒民有棄老稚於路
者皆設法收養之凡待賑而活者一路或數十萬口
賴貸以濟者又倍焉

曾鞏越州時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
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
屬縣召富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
增以予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
自平又出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
賴以不乏臣曰此策固善但視常平價稍增則視時
價必稍損矣恐成科抑非本朝詔旨不若前期勸諭
商賈富民出錢循環糴販之爲愈亦須官司先有以
表率之

天聖五年八月河北大水上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
沿邊視水災如聞有龍堰于海口可遣致祭王曾對
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譴海口恐非
龍堰宜寬民賦以應天災於是下詔河北北水災州
軍免今年秋稅

晁補之知齊州歲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補之請
粟於朝得萬斛乃爲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旣集則
又且日給糜粥藥物補之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
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媚其功欲有以

其正身... 卷之八
撓之既至境按事乃更歎服

劉安世請刪常平之法將一路所有錢衮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糴此通融有無之法但今亦難行然爲政者當識前輩規模廣大不局一隅之意

熙寧七年知河東府祈克柔奏今歲河外饑饉雖蒙賑貸尚未周給人欲流散以求生路恐北虜因而招誘遂虛北邊民戶臣乞保借米三萬石粟二萬石賑貸豐熟令償詔賜省倉粟二萬石賑濟米三萬石借

貨

蘇杲眉州蘇洵之父杲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濟其鄰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

張詠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詠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歎之意詠翊日命吏請黃戒令常服來比至夢中一如所見遂以夢告因

問黃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糶民或艱食卽以元糶斗斛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詠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扶黃令坐索公裳拜之世之富民逸居飽暖無所用心不爲嗜慾所惑則必爲慳慢貪嫉強橫奸詐所惱矣黃如此宜爲真君所重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

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文康復奏之蜀人大喜爲之誣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宣和五年正月臣僚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如賑糶米事著在皇祐中今當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斛正約小鐵錢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團甲給曆赴場請糴歲計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闕食之際悉被朝

廷實惠

李之純爲成都路運判時成都每歲官出米六萬斛下其直出糶以濟貧民議者謂幸民而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成都蜀郡根本民恃此爲生百年矣苟奪之將轉徙無所不至願仍舊貫議遂格

張詠知鄂州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摧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摧地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比歲者百萬匹民以殷富淳化中東西兩川旱民饑吏失救

邛寇李順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命
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
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
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
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此
翁真善幹國事者遷知益州詠以其地狹游手者衆
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斗米
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
至春籍城中佃民計口給募俾輸元祐糴之詠奏爲

永制其後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詠後立官至太子中允遷秘書丞荆湖北路轉運使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管三班院加左諫議大夫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遷工部戶部侍郎年七十卒贈左僕射謚忠定弟詵爲虞部員外郎

成化六年庚寅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足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

人項氏子孫繁衍鼎盛有相繼登甲科者

宣和六年洪皓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
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守郡以荒政自
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不
能自食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廡寺十人一室男
女異處防其滄僞涅墨子識杖有侵牟闢者亂其
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
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
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

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
十萬人命迄留之居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
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卽延
公如兩寺驗視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
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
人後諸卒以城畔鹵掠無一家免過門曰此洪佛子
家也汝毋得入

失救殃民二十三條

僖公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僖

公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不與僖公十五年晉
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
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
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丞相石慶上書乞骸骨上詔報
切責之

董煟曰流民移徙誠當安集勞來乃欲徙之
於邊武帝救荒之術疎矣

王莽時南方枯旱使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
擾又令饑民掘鳧茈食之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
養贍院以粟之吏盜其廩饑死十七八

乎民饑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朽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

治之傾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東漢獻帝興平元年四月至七月不雨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廩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梁末侯景作亂江南連年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

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麥芡而食之所在皆
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
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聚如
丘隴

大業七年煬帝謀計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懷二
鎮耕稼失時田疇多荒饑饉薦臻穀價踴貴米斗直
錢數百所運米或麓惡令民糴以償之重以官吏侵
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
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

董煟曰自古盜賊之起
未嘗不始於饑饉上之

人不惜財用知所以賑卹之則庶幾少安不然鮮有不殃及社稷者況夫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煬帝不知固本且輕舉妄動以至於亡有天下者可以爲鑑

十四年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剝以克貢獻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始

採樹皮木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然官廩猶

充物吏皆畏法莫敢賑救董煟曰張官置吏本以爲民今吏皆畏法莫敢賑救

是必上之人諱聞荒歉也以荒歉爲諱者其禍至此然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子既饑餓父母其忍坐視乎

今民至採樹皮擣藁末以克饑腸而上猶不知可勝歎哉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饑殍滿野死者數萬人徐世勣

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乃得黎陽倉大

事濟矣密遣世勣襲破黎陽開倉恣民就食董煟曰為人上

者平居暇日其所貯積正為斯民饑饉計爾不知發

廩賑恤乃至英雄散之以沽譽其禍患可不鑑歟

然嘗觀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

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

厚數寸為車馬所躪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

萬口無獲盜織荆筐高米洛水兩岸千里之間望之

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噫食也者

民所賴以為命而輕棄若此使密得志豈生靈之福

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賑施劉武周欲謀作亂

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

豈爲民父母之意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俱
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濟饑倉
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未幾以計斬
仁恭郟中無敢動者開倉賑貧民境內屬城皆下之
蓋煇曰饑饉而不發廩往往姦雄多假此號名百姓
以倡亂臣觀義寧元年左翊衛郭子和坐事徙榆林
會郟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七十八人執郡丞王才
數以不恤百姓之罪斬之開倉賑施此雖盜賊之行
不足汗齒頰然亦足以
爲不留意賑恤者之戒

隋末河內饑人相食李軌興義兵僭稱帝號傾家財
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曹珍等曰國以民

爲本豈愛倉粟坐視其死乎時有隋官心不服排珍
曰百姓饑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
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
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散尋致敗
亡

唐太宗問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
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
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
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董煟曰畜積藏於民
爲上藏於宮次之積

而不發者又其最次太宗咎隋文積粟起煬帝之侈
心其規模宏遠不樂聚斂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
吝不敢盡發常平之粟至於豐儲廣惠等倉又往往
久不支動化爲埃塵諒未悉太宗之意

天寶十三年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
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貶長沙太守上憂雨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
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摧
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口淫雨不
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
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大曆二年秋霜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
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毅視之損
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
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貞元十四年旱民請蠲租京兆尹韓臯慮府帑已空
奏不敢實其後事聞於上貶撫州司馬

懿宗時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
附者六七萬人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
蓬子爲麪槐葉爲壘乾府中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

孜爲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
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兵所圍城中
人相食父食其子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而
唐祚遂亡

咸通十年陝民訟旱觀察使崔胤指庭樹曰此尚有
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逐胤

同光三年大水兩河流徙莊宗與后畋遊具時大雪
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后不許宰相論於
延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

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
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賚之軍士負而訴曰吾妻
子已餓死得此何爲上曰適得魏王報平罌得金銀
五十萬盡給爾等對曰與之太晚得之亦不感恩董

曰嘗攷周人財用之制有內府以受其藏有職內以
受其用豈可以縱一人之欲然天子無私藏王后無
侈用者以冢宰制財用之權故歲荒民乏則或薄征
或散利皆可以通融其有無天子藏其財特以爲天
下之用而吾身無與焉自漢人以弘藏歸之少府專
供上用後世因之爲私有於是民命苦病而上不知
恤海內旣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欲捐尺帛斗
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蓋流弊之極有如莊宗者兩
歟以鑑

南楚新開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將金玉換易僅得

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唯廣煎

米飲以稍通腸胃

董周曰昔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

於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蓋久饑腸胃噎塞乍飽多死惟米飲可以通腸嘗記乾道間江西大饑民有食白糲土平殺者時帥出勸農饑民入狀借錢賑糶及荒時判云紛紛黨議立三朝五十餘年積未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尚持片紙覓青苗

昔是則惜哉

淳熙初王浚明曉爲司農少卿嘗以平旦出訪林景

度給事值其在省林之妻浚明姪女也垂淚而訴曰

林氏滅矣驚問之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林機論事言民待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浚明固不知何事姑憐安之曰果如是自是林家將獲譴吾族何預焉無爲深戚戚以自苦因留食俟林歸從容扣近日所論奏林曰蜀帥以部內旱歉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卽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致當審實斟酌而後與故封還勅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其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浚明輦感而去未幾

林以病丐歸至福州捐館有三子繼踵而亡王氏求諸林近親以爲嗣亦輒不允其後竟絕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饑流民滿道段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段遂爲震雷所擊家人發倉求救其所貯穀亦爲天火所燒盡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冥數如此而上帝豈不念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踴貴耶宜其自取誅戮也

江東運判俞亨宗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

待罪是未知分場分隊逐隊用旗引之法徐寧孫蘇次叅皆有成式似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已上便慮冗雜此皆平日無紀律者況饑羸之軀易跣踐乎

徽州婺源東門縣學前姓胡人平日不以賑恤爲念出納斗秤大小不同開禧丙寅五月坐閣上閱簿書忽震雷擊死簿書毀斗秤剖折其妻爲神物擒下肢體無傷間巷之人皆知之